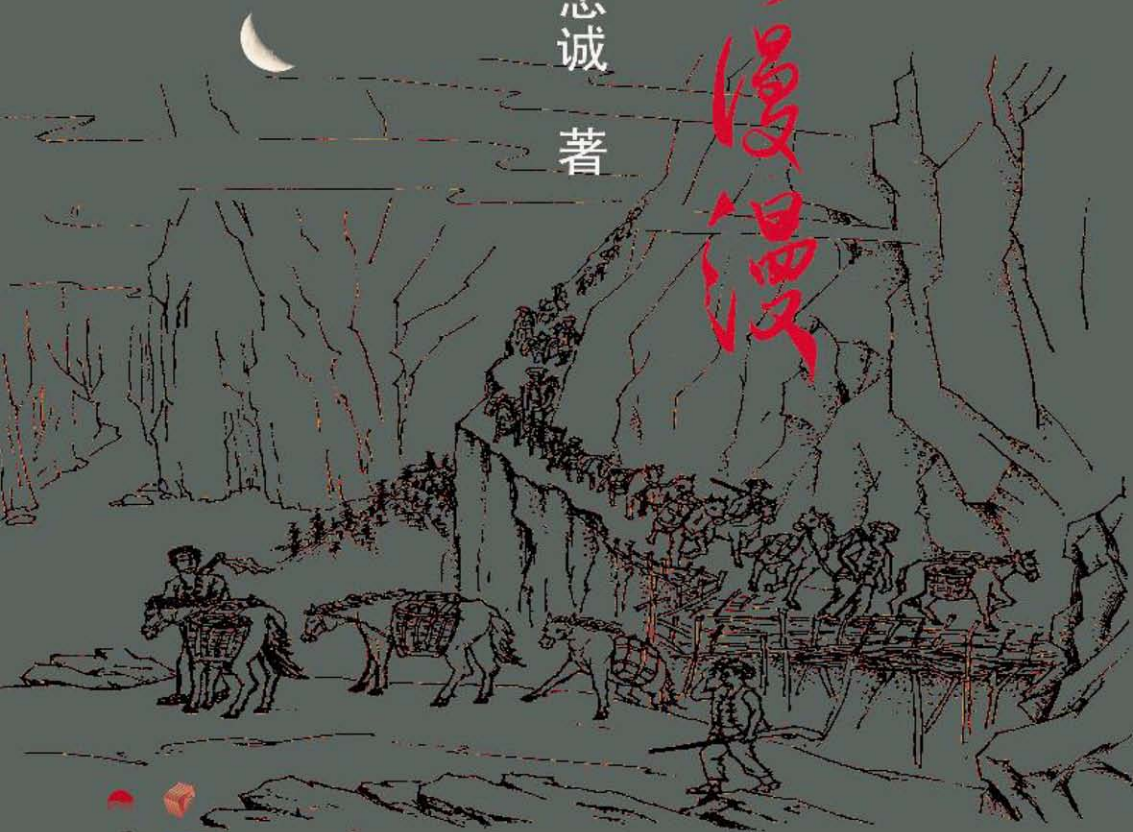


长路漫漫

苏忠诚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书路漫漫

苏忠诚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路漫漫 / 苏忠诚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2-12108-9

I. ①长…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8042 号

出 品 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王 韬 王以富 刀保厚
责任校对 周 彦
封面设计 吴文光
封面题字 苏忠诚
责任印制 洪中丽

《长路漫漫》

苏忠诚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550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印 楚雄日报传媒有限公司印务中心
书 号 ISBN 978-7-222-12108-9
定 价 68.00 元



苏忠诚,汉族,云南双柏人,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供职于中共楚雄市委宣传部。当过中小学教师、党校教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中外摄影家协会会员,酷爱书法、摄影。20 世纪 90 年代陆续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坍塌》发表于《边疆文学》,中篇小说《山风轻轻吹》在《民族时报》连载。云南民族出版社已出版过其 32 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折皱的岁月》,43 万字的长篇小说《颤动的黎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其 40 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舞彝和园》。在《云南日报》、《民族时报》发表过《老转的宝贝》等 20 多篇散文。长期从事新闻采写、电视编导、电影电视编剧、理论编辑等工作。至今为止共在省、州、市报纸、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 200 多万字。小说作品曾多次荣获楚雄州政府“马缨花奖”,12 件电视散文、电视专题作品获省一等奖。2013 年 4 月获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丹心为民宣传奖”。

楚雄师范学院稿纸

“既然你喜欢她，也喝人家^的订婚酒，你^们还要悔婚呢”。

“师傅我不去通那是什么叫做昏呢，再说我父母又不能逼着让我作工又没有得人，我们不通那不就是昏呢，又不欠学费，又不办酒席。”

听了流亮的话，陆航师傅和王述山都觉得很有道理，经过智慧的思考就能
即释疑解惑呢。但是王述山又顾虑放不下这些了。王述山的话回到汉中向流亮的父母和亲戚们，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救流亮的命。其他提到这里时，他把师傅请到一边讨论他的
军事小弟的说话起来。听了王述山的话后，陆航师傅点了点头，他快速是
到王述山面前大声的说道。

“没事，师傅他如父母呢，再没个爹妈四个儿子呢，我啥时候就娶个妻子和乐点呢呢，那^这你苦招惹人家姑娘呢呢。”

听引见师傅师婆的话，范亮的眼里“刷”刷地刷“流着泪花，他使劲的擦空坎。看到范亮同意与阮满结婚，范亮心口像是到黄泥巴黄前黄后一弓，他把两下手臂心向上伸到肩膀大吊的渡边。

“山完大人，我们同意订婚呢，同意做儿媳妇呢。”

慢慢^的变^成了沉闷^的话，”~~他们~~^{他们}——“琴理^上的^性格又^是

子叔^{子叔}伸^出这^样痛苦^的叫^喊起来。他们一边^一边^一踏^着脚笑^着，一些人还^手拍^掌



一曲撼人心魄的挽歌

——长篇小说《长路漫漫》序

欧之德

读完苏忠诚同志送至案头的长篇小说《长路漫漫》，我不禁被这部长达五十四万字的气势恢宏、人物众多且个性鲜明、地域特色明显、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所感动。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滇中的百姓为了逃离干旱和饥饿的威胁，结成马帮群体到夷方打铁、打铜、驮洋货、采玉石、赌玉石，遭遇日本侵略者的摧残，最后参与民间抗日组织奋起抗争的故事。史料显示：夷方泛指东南亚异域，夷方二字是地理风俗的称谓，又特指云南西部至缅甸、泰国。滇中的老辈人对走夷方并不陌生，现今的滇中南华、双柏、楚雄、牟定一带还有“穷走夷方饿赶厂”，“走夷方、闯鬼门关”的民谣。满清中年滇中和滇西人始走夷方，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成了英国、法国的殖民地，滇中走夷方逐渐形成规模，这种奔赴异地的求财活动大都以马帮的形式出现，可与东北的“闯关东”、西北的“走西口”相媲美。一九五〇年解放后，走夷方这一活动才逐渐划上句号。对于滇中的先民来说走夷方是一段辛酸悲壮苦难的历史，至今滇中的一些村落的坟地上埋葬的大都是女性而无男性，因为男性走夷方送了性命，尸骨无归，民谣中有“只见奶奶坟，不见老爹（爷爷）坟”的词句，这就是走夷方的悲惨历程的真实写照。为什么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滇中人走夷方会那样艰难呢？除





长路漫漫

了从滇中到夷方路途遥远外，更为艰难的是夷方大都是蛮荒之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不仅原始森林密布，有的山体寸草不生，怪石嶙峋。夷方多高山险峰，路弯坡陡，江河水流湍急，气候多变、雾大雨多，平洼之地沼泽深陷。此外夷方瘴气害人，沿途多土匪出没杀人越货，而且是凶猛的野兽出没之地。如作者在小说中写道：“那山长得陡峭，笔直笔立的如同刀子和斧子砍削过似的……马帮走上陡峭的坡路时，山路狭窄，只能容得下一匹骡子经过。”“那些大山不仅山形大，而且陡峭的身体上不能存生村寨……王达山们赶着骡子走在大山身体上，踉踉而行，脚小心的踩着，他们害怕稍有不慎一步踩空便会粉身碎骨。”又如：“他们快速掀开那两个马哥头的衣服，只见两个马哥头的身上黏了二十多条长长的蚂蟥。那些蚂蟥喝足了人血了，它们每一条都鼓胀得有一个大拇指粗，它们黏着的人体周围全都黑紫了。”这样恶劣的环境对于经过的马帮来说，无异于一次生死挑战。无怪乎一些滇中的老人们说走夷方就是闯鬼门关，敢走夷方的男人是真正的血性男人。如今，走夷方的活动与我们相隔已六十多年近七十年的历史了，但是这段已被尘封的历史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更替淡出我们的记忆的。滇中人为什么要走夷方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滇中干旱穷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财富的诱惑。面对这样一段已过去六七十年，在时间的隧道中曾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往事，如何用小说这种文学的样式去表现，对于作者无疑是一大难题。苏忠诚同志没有囿于史实的羁绊，面对这段浩繁的史实，他大胆地跳出史实桎梏来创作小说。他在小说中塑造了王达山马帮三次走夷方，以一滴水来反映大海。苏忠诚同志在小说中两次对滇中东阁村和平山村两个坝子残酷的干旱场面、令人胆寒的饥饿场面进行了细微的描写，让人读了以后无不为之动容，如：“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太阳把它的那些热焰如针刺般无情地射进土地里，然后它又把土地里的那些水分一点一点地挤

撵出来、蒸发了。于是没有水分的土地只能由潮湿变成了干燥，
像一个蒸笼样的蒸着长在它身体上的庄稼和其他植物。”如：
“太阳炙烤得要命、田开裂处人的一只脚踩得进去，水稻秧和包
谷秧都被晒死了，许多人家只能上山去采野菜来充饥……王达山
的三弟王达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顿饭三四碗野菜都不够吃，
夜里总是听见他叫唤肚子饿……见了白观音土，王达福欣喜若
狂，肚子叽里咕噜地响了起来，涎水滴到了嘴外。他一下扑上去
抓起白观音土就往嘴里塞，他感觉到那土咸湿中带着酸味，味道
还不错。”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滇中东阁村和平山村两个坝
子上的人群显然只能走夷方逃生了。虽然他们知道远去的夷方路
途遥远，仅来回一趟就一百多天，路上充满瘴气、抢匪、毒蛇、
蚂蟥、杀戮、险山和恶水，样样都能致人死命，但是为了活命他
们不得不铤而走险。毕竟夷方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夷方的玉石、
洋货能赚到钱，在夷方打铁打铜能赚到钱，走一次夷方等于在滇
中苦挣五到十年。可以这样说，苏忠诚同志在取材和用材上的逻辑
推理是十分严密的，他将读者的阅读兴趣一点一点地点燃，随
着故事的起伏，欣喜与悲悯的转换，惊喜与失落的轮回，揭示了
滇中人走夷方的悲喜交加，扣人心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根红
线贯穿整个故事，小说的主要线索是：主人公王达山的马帮三次
走夷方，九死一生，最后通过赌石侥幸赚到了可以吃一辈子的六
千六百六十六个光洋。但是他的马帮却遭遇了日本飞机的凶残轰
炸，为了向日本侵略者复仇，他不惜将六千个光洋捐给抗日战
场，尔后又回到家乡卖掉第二次走夷方买下的三间商铺和一座四
合院，重组马帮投入抗日战场。正是这样的一条故事线索，才让
这部小说的主题富有了凛然正气，具有了向上的现实意义。这部
小说的故事线索是随着几位主人公的鲜明的个性来伸展开的，这
正是这部小说的可取之处，也赋予了这部小说极强的艺术性。小
说毕竟是艺术品，它不是历史教科书籍，小说是以塑造人物的个

性来取胜的一种文体，没有人物个性的塑造，也就无所谓小说的艺术性。在这一点上，苏忠诚同志在写作时是拿捏得很好的。主人公王达山、张佐、惠芝、帕娅、妮诺、叮当、郭应成、李能、张亮、黄惠祥的个性都是延伸故事的一个个节点。就以核心人物王达山来讲，他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农民的儿子，从小为了活命被父母送到塔峰寺跟着智能和尚学艺，成了一名俗家弟子。在寺院里他作弄他不喜欢的和尚智永，不得不回家后他善使小聪明耍弄弟弟，到师傅张佐家学打铁技艺后，他又耍弄心计爬到树丛中偷学师傅的看家本领淬火技术。在与大师兄郭应成相处中，他几次将心眼狭小的郭应成耍弄得无地自容。在与几个夷方头人、土司、山官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中，他善用心计，及时避开他们的算计。这一系列的情节衬托了王达山这个小生产者固有的狡黠，以及特定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农民的求生自保的私利性。但是王达山又是一个遵守信诺、怀有感恩之心、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忠贞于爱情、不畏强暴、誓死复仇的人。如果说第一次走夷方，他是感激师傅将祖传绝技传授给他，将独生闺女许配给他，在师傅张佐要走夷方时，他只能顺从；那么第二次、第三次走夷方他完全是为了兑现他在师傅面前发下的毒誓：在孟春城开一个大铁匠铺，光大张家技艺。要兑现承诺，他只能走夷方赚钱。王达山起初也并不是一个怀有什么民族大义之人，他走夷方只不过是为了赚钱。如果作者一开始就将核心人物王达山塑造成一个怀有民族大义的人，那么这部小说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王达山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没有什么美学价值了。我们可以试想，在旧中国的滇中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农民怎能有那么高的觉悟呢？他们的自醒意识是需要特定的催化剂的。王达山起初的复仇是有原因的，是在他的马帮九死一生买到了大批廉价洋货在异域莫坝被日本飞机轰炸，十一个马哥头和货物葬身于火海时，他发下了毒誓，一定要杀死十一个日本鬼子为十一个马哥头复仇。后来当他

一次次与夷方民间抗日队伍混合，他亲手杀了十一个日本鬼子后，他就萌生了回滇中的念头，他甚至认为日本鬼子又没有侵略滇中，他到夷方就是为了赚钱。当他艰难到达永山城，他的亲弟弟王达禄和另一支马帮队在永山城被日本飞机炸死后，他才做出了捐出六千个光洋，回滇中卖了第二次走夷方赚钱买下的商铺和四合院投入抗日战场的义举，至此王达山的个性的多重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这部小说在描写走夷方这条主线时，还有一条副线，那就是走夷方的马哥头们的家人的凄惨生活，以及他们对走夷方的人的揪心的惦念和担惊受怕。这条副线的描写起到了烘托主线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条副线，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个性就不会那么的丰满。此外小说中的另外的几个主人公如惠芝、帕娅、张佐、郭应成、叮当、妮诺、黄惠祥的个性也是非常鲜明的。如惠芝女扮男装走夷方，帕娅对王达山深深的爱，张佐师傅对绝技的封闭，郭应成盗走马帮的钱物，叮当遭遇野人，妮诺的复仇，大马哥头黄惠祥的做派，这些情节对人物的个性的塑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就不作一一的赘述。这部小说对马帮和马店生活的描写非常细腻，除了对王达山马帮的描写外，还描写了其他几支大马帮的马哥头，如对大马哥头黄惠祥的个性的塑造，以及马哥头身上的劣根性在他身上的表现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同时这部小说中马帮群行走险山恶水令人心惊；马帮误入野山谷遭遇瘴气、疟疾和蚂蟥的围攻、一半以上的马哥头惨死的情节丝丝入扣，让人胆战心惊；马帮遭遇土匪抢劫枪杀，王达山将被土匪杀死的师傅张佐烧成骨灰装罐挂在脖子上走回家乡，令人动容；家乡人面对上百人的大马帮出走夷方，阴阳两决撒泪送别，让人揪心；马哥头走夷方后，家里人整日整夜的担惊受怕，让人心痛；马哥头走夷方惨死后，马哥头寡居的妻子们去出卖身体的描写，让人心酸；马帮回归时，家乡人最不忍心看到的白纸灯笼报丧，一个个



长路漫漫

村落哭声此起彼伏，使人心寒。这部小说对马帮进入的夷方的奇异的村寨、相遇的奇异的人群、奇异的风俗，以及奇异的遭遇的描写不仅细腻而且独到，显然这些描写都升华了人物的性格。而小说中对夷方的一些山官、土司、头人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些人各自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在日本侵略者入侵前，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面对侵略他们结成一个个抗争的群体，手拿原始的武器不惜牺牲性命捍卫家园。这部小说对日本侵略者的残忍场面的描写，王达山他们与侵略者的惨烈搏斗场面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如作者在写到日本飞机轰炸莫坝时写道：“随后一阵爆炸声巨响，竹楼随着黑烟和飞溅起来的尘土向四周散落。在那些破碎的东西的散落中，飞舞着掉了的马哥头的头、手、脚，从人的腹腔里喷洒出来的一团团灰白色的肠子……”这样的场面怎能不激起人的愤慨呢？怎能不促使人去反抗呢？这部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滇西的风情，而且大量采用了一些滇中的地方语言，这足见作者写作技巧的成熟。

当然，这部小说还有不足之处，有的地方叙事显得冗长，地方俗语的运用不够精练，有的人物描写过于简单，这都是作者在以后的写作中应该加以改进的。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于昆明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奔向幸福，不惧血与火的吞噬，在走夷方的路上肩扛太阳脚踩月光的马哥头们，游荡于密林崇山中的孤魂野鬼们……





第一章

王达山后来经常炫耀的是他这一生走了四趟夷方，四次感知了生离死别、四次经历了腥风血雨、四次体验了肝肠寸断，又四次轮回了贫富转换、四次浸泡了男女间的恩爱凄怆。他说那是烈性男人才敢去做的事，那是血与火中翻滚过的男人才敢去想的事。

小时的王达山是不知道夷方在什么方向，更没有想过夷方是什么样的。小时的王达山只不过是平山村的一个整天在土地里刨食，隔三差五饿肚子的农民家的大儿子而已。十一二岁时，眼看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塔峰寺的和尚智能到村里帮人看病时，王达山的爹娘便央求那和尚将大儿子带去塔峰寺里干杂役挣点钱补贴家用，减少一张在家吃饭的嘴。智能和尚看了看十二岁的王达山后，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应允，他说让王达山的爹娘带儿子到寺院里去求方丈。王达山第一次知道夷方是他在塔峰寺干了五年杂役后的一个早晨。那天，王达山把左手放到寺院石栏杆上时，大柏树上的一只鸟屁股一翘“呼”的一声，一泡屎直泻而下正好糊在了王达山的手背上，那鸟屎稀烂，黄白中透着紫黑。王达山后来就想，也许那泡鸟屎可能就是什么神灵冥冥中发出的信号，塔峰寺要出大事，他的家里要出大事。后来发生的事好像还有些灵验，但又不完全灵验。

王达山怔了一下后，抬头往树上看，他想这么早的柏树咋个会有鸟。他把右手拿着的扫帚放到石栏杆下，然后一阵小跑到寺院大门外的围墙旁那株蔷薇花树下的石槽边蹲下身子，然后右手



伸向石槽的水中捧水去洗左手背上的鸟屎。那时，塔峰寺前门的钟楼上传来了“咚！咚！咚！”的钟声，听到钟声，王达山站起身子，他知道庙中的和尚们起床的时间到了。听到钟声，王达山的眼前出现了前门的钟楼上的那口铜铸的大钟，那是一口一人多高三人合抱，口朝下底被铁链挂在屋梁上的黄灿灿的铜钟。那钟的左面从屋梁上垂下的两根铁链一前一后的拴着一根碗粗的圆木，和尚们撞钟时就推动这根圆木砸向钟身。“这钟的声音几山几洼都听得到，传得远呢。”王达山才进寺院的第一天，他的师傅智能和尚把他领到钟楼上，他指着那口黄钟对王达山说过。

王达山紧了紧腰上的布带，他又一阵小跑跑回寺院内石栏杆下，他拿起扫帚“唰唰唰”地扫起了地。王达山扫着的这个院子落叶较多，那天早上他起床时，一阵薄雾弥漫着前院。看到薄雾，他的心里一阵阵喜悦，他走进前院时发现青石板上湿漉漉的。看着青石板上的一层薄薄的水印，王达山又一阵欣喜，他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场雨了，这可是土黄天啊，年过后就没有落过雨点喽！”王达山自言自语的。一会儿后，他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水印“嘻嘻唰唰”地扫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便扫完了前院走到石栏杆围裹的后院来。

“要不是这背时鸟屎的这泡屎，早就扫完了，搞不好，要挨骂喽。”王达山心里说着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管事智永和尚的那张黑沉沉的脸。一想到智永和尚，王达山的手上平添了一股气力，他在地上迈开弓步，双手握着扫帚长长的伸了出去一阵用力，他以自己为圆心向四周大轮回的扫了起来。一袋烟的工夫，王达山把一大堆落叶扫拢到石栏杆下。又一袋烟的工夫，王达山把一对挑着的簸箕放到了石栏杆下，那时他已经来回的挑完了两趟扫拢的落叶了，这些落叶他都挑到前院门外的坡下倒在树林里。王达山揩了揩头上的汗，然后他爬上了石栏杆伸头往前院厢



房瞅了瞅，他发现智永和尚一人独睡的厢房没有亮灯，以往这个时候智永和尚早就到前后院来查看了。这几年到寺院来的香客较多，大多是来祈求神灵降雨的，他们在寺院中扔下的杂物也较多，忙得王达山和几个杂役跑前跑后的。看到智永和尚的房屋中没有亮灯，王达山跳下石栏杆，他紧了紧腰带，提了提脚上穿着的步鞋。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在石栏杆下打出了一套长拳，只见他双手左劈右劈，脚随手起，“嘿嘿”两声向前方踢去。这套长拳是智能和尚前天早晨才在寺院外的树林里传授给他的。这以前，王达山是不敢在寺院内练功夫的，他怕智永和尚看见骂他不务正业。前年王达山在寺院练功时被智永和尚撞见，智永和尚就责骂过他，智永和尚说一个干杂役的把寺院的活干好就行了，别不务正业。

王达山又练了一回收势出气时，他听见他的身后传来了师傅智能和尚的声音：

“不要就是比些花架子，一招一式都是要实。”

王达山转回身来，只见智能和尚提着一把鬼头大刀站在院中的一个香炉旁望着他。智能和尚脸上笑咪咪的，即便他责备你时脸上永远都是非常的和善，绝不像智永和尚龇牙咧嘴的。看着智能和尚和眉善目的脸，王达山想起了自己的娘，他在心中把智能和尚与慈祥的娘一阵相比。想到娘，王达山想起了娘五年前跟在师傅后面，将自己送到塔峰寺央求方丈时那双渴求的眼睛。也许智能和尚和王达山前世有缘，王达山一直都是这样想的。他想要不然智能和尚怎么会第一眼瞧见他时，眼里就流露出一股与其他的和尚不同的神色。第一眼见智能和尚时，王达山觉得智能和尚就像前世就熟悉一样。王达山那时虽然只有十二岁阅世不深，但他还是从智能和尚的眼里读出了一种慈祥。那天王达山的娘就站在后院的那口大香炉旁央求着方丈，娘说一年四季都不落雨点，田里长不出庄稼，一家子人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就让大和

尚开恩让王达山到塔峰寺做杂役，换点零碎钱回家买些吃的。娘说的时侯，几个香客经过了大香炉身旁，他们都有些奇怪地看了王达山和他娘几眼。听了王达山娘的话，方丈啜嚅着既不好推托又不说出接收的话。看到方丈吞吞吐吐的，站在方丈旁边的智能和尚拉过王达山的手，他眼睛眨闪地看着方丈帮王达山的娘说起了话。听到智能和尚帮王达山的娘说话，方丈点头应允了。智能和尚拉王达山的手时，王达山又仔细地看了智能和尚一次，在他家平山村时，王达山没有细看过智能和尚，来塔峰寺的路上他也不好意思细看智能和尚。这一看，王达山才看清智能和尚，那是一个剃着亮亮的光头而且头皮发青，灰白色中泛着瓦蓝色的一颗大脑袋长在脖子上的人。他不仅长得敦敦实实的，那双大大的眼睛里透出了一种可以将寒冷捂热的神色，王达山好像几百年前就认识一样。

听了娘央求方丈的话，王达山有些愣了。娘领着王达山跟着智能和尚上塔峰寺时，娘也没有说过让王达山到塔峰寺干杂役的事，但听了娘的苦苦哀求的话，想到一家子人半年来净是吃些糠糊糊拌野树叶的，王达山岂有不听娘的话的。前一天晚上，智能和尚到平山村王达山家邻居家给人诊脉时，王达山的爹刚好在邻居家吸水烟筒。回到家后，王达山的爹就和王达山的娘商量开了，他们想让大儿子王达山到塔峰寺干杂役挣点零碎钱。再说家里少一双碗筷就赢出些吃食，怪只怪这贼日的天不下雨，王达山的爹说到最后牙巴骨咬得脆响地骂了一句。

也许是王达山长得眉目清秀与佛有缘还是什么的，智能和尚一见王达山，心里就喜欢这十二岁的少年。听见方丈允诺的话，他拉上王达山，叫上王达山的娘到了寺院灶房中，他拿了两个包谷窝窝头塞给了王达山，然后他又拿了一件蓝灰色的和尚衣往王达山身上比试。

想到这些王达山遍身的血液都在涌动，他那时一股脑沉浸在



对五年前往事的回想中。那时，智能和尚将鬼头大刀靠在石栏杆上，他正给王达山演示那套长拳。

“不要走神，好好地看着，学功夫要一心一意，不要心猿意马。”

看到王达山神不守舍的，智能和尚收了势，他拍了拍王达山的肩又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听了智能和尚责备的话。王达山怔了一下，他脑子中五年前的有些事如雾一样散了去，他的脸上升起一团红晕，然后他凝神敛气地看着智能和尚。只见智能和尚在王达山的前面先吸了一口气，然后他一个亮相，双手双脚虎虎有风地又一次演练起了那套长拳。

这以前的两年中，王达山就跟智能和尚学过好几路刀术了，起初智能和尚说他只学招式，没有懂得要领，王达山练了一年多后，智能和尚才满意了些。看着王达山练完那套长拳，智能和尚拍了拍他提着的那把鬼头大刀，他说要王达山仔细地瞧他耍刀。只见智能和尚先吸了一口气然后眼光如炬地往左边一瞅，左手握刀把将刀尖顺着手臂搭在手臂上，一个亮相。然后刀随身影而动，一团刀影护住了身体，在刀影的舞动中，他的身体的周围掠起了一阵风。王达山看呆了，他禁不住的拍手叫起好来。智能和尚收势后，告诉王达山这套八卦连环刀是他在夷方的一家寺院学的，他会一点一点的教给王达山。听说是在夷方学的，王达山陡然间对夷方充满了神秘感，他想那一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要不然师傅耍的这路刀咋个会那样的带劲。王达山怔了怔后，看了看脸不红、汗不淌的师傅，他就想问夷方离塔峰寺有多远，但是看到智能和尚认真地说着那套刀术，王达山没有敢问。

智能和尚走后，王达山又练了几趟拳后，太阳升起了两竹竿高了。太阳升起处的一座座山峰影影绰绰的，天上没有一丝白云。这滇中大山深处的塔峰寺本是一方清净之处，几年前雨水好时，寺院周围起伏着的山上青松苍翠，绿汁欲滴的，各种野花开